DS
735
A2K86
v.11

五

廿二史言行略卷十九

長洲過元昄輯

交友門

疾病

呂端加右僕射太子太保故相馮道鄉里世舊道子正之病廢端分奉給之宋史呂端傳

侯可官至殿中丞一日自遠歸家以宴告適友人郭行叩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略當其數盡與之宋史侯可傳

死喪

原涉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絜埽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迺側席而坐削牘為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昳皆會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迺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為棺斂勞俠畢葬其周急待人如此　漢書原涉傳

朱暉還臨淮太守坐法免初暉同縣張堪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

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後漢書朱暉傳

申屠蟠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于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爲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後漢書申屠蟠傳

任末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迺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

墓所由是知名 後漢書任末傳

范式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亾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别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 後漢書范式傳

戴封詣太學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槥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生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

之_{後漢書技封傳}

崔琰為中尉琰友人公孫方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己子 魏志崔琰傳

張裔少與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留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 蜀志張裔傳

張融顧凱之與融兄有恩好凱之卒融身負墳土 南齊書張融傳

辛穆舉茂才東雍州別駕穆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為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反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託穆與敬武穆久訪不得經二十餘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

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其廉信魏書辛紹先傳

張普惠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于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爲豫州啟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魏書張普惠傳

王思遠爲侍中思遠與顧暠之善暠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妻子經恤甚至南史王鎮之傳

范雲爲右僕射雲少與領軍長史王畡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畡亾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箱給之移屍自門入躬自營唅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南史范雲傳

韋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

未及成長而卒亾遺嗣孤弱放賞贍卹之及爲北徐州時有貴族請昏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卒女又以女適卒子時稱放能篤舊南史章叡傳

馬八龍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亾八龍聞卽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爲制緦麻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北史馬八龍傳

崔廓與李士謙爲忘言友時稱崔李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北史崔廓傳

高智周授右散騎常侍智周所善蔣子慎終達安尉其子繪往

見智周智周方貴以女妻之新唐書高智周傳

盧藏用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新唐書盧藏用傳

裴佶爲國子祭酒工部尚書佶清勁明銳所與友皆第一流鄭餘慶尤厚善旣歿餘慶爲行服士林美之新唐書裴耀卿傳

崔宏禮過宣武劉元佐厚爲資餉至京師所善李觀病且死宏禮殫褚爲治喪葬畢乃去新唐書崔宏禮傳

錢徽以吏部尚書致仕徽與薛正倫魏宏簡善二人前死徽撫其孤至婚嫁成立新唐書錢徽傳

李紘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紘篤於交游與劉顏爲友顏死

移任子恩官其子宋史李昌齡傳

蔡襄爲杭州拜端明殿學士襄於朋友尚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而哭宋史蔡襄傳

鄭穆拜國子祭酒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穆曰恤孤吾事也金於何有反金而收其子長之宋史鄭穆傳

趙善應官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善應聘以爲己子婦宋史趙汝愚傳

吳遵路知永興軍卒遵路平居廉儉無他好旣没室無長物其友范仲淹分奉賙其家宋史吳遵路傳

陳師道家素貧爲祕書省正字卒友人鄒浩買棺斂之宋史陳師道傳

侯可官至殿中丞可與田顏爲友顏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顏卒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歛而可至拊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顧顏之妹處室舉以佐其匳具宋史侯可傳

劉勉之强學讀書其友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誨熹如子婿熹之得道自勉之始宋史劉勉之傳

李稷爲山東廉訪使稷篤於鄉郡朋友之誼中丞任擇善陳思謙旣没皆撫其遺孤元史李稷傳

患難

衛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妒夫

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史記衛將軍驃騎傳

趙憙拜中郎將爲赤眉兵所圍迫急乃踰屋亾走與所友善韓仲伯等數十人擕小弱越山阻徑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强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憙責怒不聽因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自推之每道逢賊或欲逼略輒言其病狀以此得免後漢書趙憙傳

郅惲縣令請以爲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殁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

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亾吾手而不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卽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絶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爲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刀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得此迺出後漢書郅惲傳

趙歧京兆尹延篤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歧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玹爲京兆尹歧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之玹果收歧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歧遂逃難

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
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歧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歧懼失
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歧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
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亾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埶能
相濟歧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
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歧複壁中數年後諸唐
死滅因赦乃出及獻帝西都歧遷太僕帝當還洛陽歧南說
劉表使荊州時孫嵩亦寓於表表不爲禮歧乃稱嵩素行篤
烈因共上爲青州刺史 後漢書趙歧傳
張奐遷使匈奴中郎將梁冀被誅奐以故吏免官禁錮奐與皇

甫規友善奐既被錮凡諸交舊莫敢爲言唯規薦舉前後七
上 後漢書張奐傳

陳蕃爲太傅錄尚書事蕃志誅中官與竇武謀之事泄曹節等
矯詔誅武等執蕃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
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銍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
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
誓死不言故逸得免 後漢書陳蕃傳

何顒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
而訴顒感其義爲復讎以頭醊其墓 後漢書何顒傳

孔融遷少府免官拜太中大夫曹操嫌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

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下獄棄市妻子皆被誅初
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相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
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聞大怒將收
習殺之後得赦出後漢書孔融傳
吳範領太史令範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
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
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
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通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爲
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
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

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吳志吳範傳

紀瞻爲驃騎將軍常侍瞻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晉書紀瞻傳

張融與交趾太守卞展有舊展於嶺南爲人所殺融挺身奔赴南齊書張融傳

崔慰祖爲始安王撫軍墨曹行參軍轉刑獄兼記室慰祖與丹陽丞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之南齊書崔慰祖傳

王衍除車騎將軍轉侍中衍篤于交舊有故人竺二號于西袞爲

尒朱仲遠所害其妻子饑寒衍置之于家累年贍恤世人稱
其敦厚（魏書王肅傳）
蔡興宗為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之厚
善元凶弒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
盡哀後拜侍中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
廣陵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
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
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
廬江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鏁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贍送
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

南史蔡廓傳

曹景宗少與州里張道門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船到武陵收其屍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南史曹景宗傳

蘇晉爲太子左庶子晉與張循之仲之兄弟友善循之則天時上書忤旨被誅仲之神龍中謀殺武三思下獄死晉厚撫仲之子漸有如己子敎之書記爲營婚官及晉卒漸制猶子之服時人甚以此稱之舊唐書蘇珦傳

于方翼還朔州尚德府果毅代還其友趙持滿誅死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欒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絕友

義薇主人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禮收葬金吾劾繫帝嘉之不罪新唐書王方翼傳

王仲舒少與楊憑游仲舒元和初爲吏部員外郎知制誥楊憑得罪斥去無敢過其家仲舒屢存之將直憑冤貶峽州刺史新唐書王仲舒傳

歐陽詢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謀反誅詢當從坐匿而免江總以故人子私養之貌寢侻敏悟絕人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新唐書歐陽詢傳

劉燁累遷知河中府初王曙坐寇準貶官在朝無敢往見者燁歎曰友朋之義獨不行於今歟往餞之經宿而還宋史劉溫叟傳

蔡齊拜戶部侍郎知潁州齊少與徐人劉顏善顏罪廢齊上其書數十萬言得復官顏卒又以女妻其子庠宋史蔡齊傳

司馬旦遷至大中大夫旦與人交以信義喜周其急嘗有以罪免官貧不能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爲妾旦驚謝之亟出妻奩中物使嫁之宋史司馬池傳

葉顒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提舉太平興國宮以觀文殿學士致仕顒友人高登嘗上書譏切時相名捕甚急顒與同邸擿令遯去登曰不爲君累乎顒曰以獲罪固所願也即爲具舟舟移乃去宋史葉顒傳

巢谷與韓存寶相善教之兵書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

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命存寶出兵討
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
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
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
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
軾謫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在朝
谷浮沉里中未嘗一來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
無復相聞者谷竟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皆
笑其狂元符二年谷竟往至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
公不意自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轍驚喜曰此

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旣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愍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儋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卽死也公無止我閱其槖中無數千錢轍方困乏亦強資遣之舟行會有蠻隸竊其槖裝以逃獲於新城谷從之至新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己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己言而行其志也宋史巢谷傳

金履祥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元史金履祥傳

遠利

李行簡家貧與里中富人楊士元同學旣而同時中進士第士元貧遣行簡謝不取宋史李行簡傳

許衡與姚樞相講習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元史許衡傳

遠勢

范冉與河內王奐親善奐後爲考城令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卽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

前亭宿息以敘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後漢書范冉傳

崔慰祖爲始安王撫軍墨曹行參軍轉刑獄兼記室慰祖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南齊書崔慰祖傳

韋正位襄陵太守初正與王僧孺善及僧孺爲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又僧孺擯廢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南史韋叡傳

王績除太樂署丞棄官去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答

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贈以酒脯 新唐書王績傳

孫侔終身不仕少與王安石友善安石爲相過眞州與相見侔待之如布衣交 宋史孫侔傳

絶交

孔子建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 後漢書孔僖傳

劉璡與友人孔逷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逷目送曰美而豔璡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 南史劉瓛

傳

待客

王丹爲太子少傅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後漢書王丹傳

王志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門下客嘗盜脫志車幰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南史王曇首傳

羊侃加侍中軍師將軍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

卿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侃慰喻使還 南史羊侃傳

呂太子太師歸洛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四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卽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 宋史呂蒙正傳

爲客

主父偃爲齊相誅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史記

平津侯主父傳

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子也爲侍中從大將軍爲票姚校尉元狩三年爲票騎將軍日以親貴比大將軍迺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 漢書霍去病傳

武儒衡宰相鄭餘慶不事華絜門下客多垢衣敗服獨儒衡上謁未嘗有所易以莊詞正色見重於餘慶 新唐書武元衡傳

楊憑拜京兆尹御史中丞李夷簡劾憑姦贓及它不法貶臨賀尉憑所善客徐晦第進士賢良方正擢櫟陽尉憑得罪姻友

堂至藍田尉餞宰相權德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爲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耶有如公異時爲姦邪譖斥又可爾乎德輿歎其直稱之朝李夷簡遽表爲監察御史晦過謝問所以舉之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新唐書楊憑傳

呂琦父兗爲橫海軍節度判官節度使劉守文與其弟守光以兵相攻守文敗死其吏民立其子延祚而事之以兗爲謀主已而延祚又爲守光所敗兗見殺守光怒兗并族其家琦年十五見執將就刑兗故客趙玉紿其監者曰此吾弟也監者信之縱琦去玉與琦得俱走琦足弱不能行玉負之而行逾

數百里變姓名乞食于道以免琦少喪其家游學汾晉之間後爲兵部侍郎趙玉仕至職方員外郎琦事之如父玉疾親嘗藥扶侍及卒爲其家主辦喪葬玉子文度幼孤琦教以學如己子後舉進士及第云五代史呂琦傳

范鎭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鎭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爲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鎭舉進士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累封蜀郡公宋史范鎭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十九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

長洲過元畋輯

處衆門

寬厚

接待

庾道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踶齧者恐傷人不貨于市晉書庾峻傳

庾亮徵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初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慙而退晉書庾亮傳

明山賓家中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南史明僧紹傳

皇甫亮爲尚書殿中郎攝儀曹事所居宅洿下標牓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爲宅中水淹不洩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其淳實如此北史裴佗傳

孟信除趙平太守及去官居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

[illegible]貧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

[illegible]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

[illegible]歎異焉未幾舉為太子少師 北史孟信傳

宗翼見隣里小兒待之如成人未嘗欺紿 宋史戚同文傳

曾叔卿家苦貧即心存不欺嘗買江西陶器欲貿易於北方既

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與之既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

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新有災僅[illegible]物必不

時泄故不以行余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即取錢去 宋史曾叔卿傳

蕭韓家奴家有一牛不任驅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

已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 遼史蕭韓家奴傳

張昉爲幕職同里張氏以絲五萬兩寄昉家而他適俄而昉家被火家人惶駭走避貲用悉焚惟力完所寄絲付張氏（元史張昉傳）

烏古孫良楨爲右丞兼大司農良楨訓諸子曰吾無過人者惟待人以誠人亦以誠遇我汝宜志之（元史烏古孫良楨傳）

周濟

卜式田牧會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史記平準書）

袁盎爲楚相病免居家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

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存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 史記袁盎鼂錯傳

趙遵爲京兆郡丞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以振窮餓所活萬餘人 後漢書趙典傳

廉范遷蜀郡太守坐法免歸鄉里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

所歸迺緣蹤訪之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造府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後漢書廉范傳

張儉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差溫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以百數後漢書張儉傳

朱雋少孤母常販繒爲業雋爲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雋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母旣失產業深恚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後漢書朱雋傳

周揚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後漢書周防傳

劉翊會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後漢書劉翊傳

常林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魏志常林傳

駱統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爲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

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吳志駱統傳

阮裕徵侍中還剡山裕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晉書阮籍傳

束晳博學多聞太康中郡界大旱晳爲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爲晳誠感爲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晉書束晳傳

徐耕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飢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飢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

存拯但饉罄來久困始者衆米穀轉貴糴索無所方涉暑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瑰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存分食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為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實是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為勸造之端實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為言上當時議者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宋書徐耕傳

大明八年東土飢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助官賑卹（宋書徐耕傳）

鄧元起爲右衛將軍元起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對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之（梁書鄧元起傳）

房景遠好施與頻歲凶儉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以食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兗之境忽遇刼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服蒙活者二十餘人（魏書房法壽傳）

盧義僖除都官尚書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義僖少時幽

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石貸民義倍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魏書盧元傳）

崔敬友除梁郡太守不拜敬友恭寬接下修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然山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魏書崔光傳）

張烈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以母老歸頻値凶儉烈爲粥以食饑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魏書張烈傳）

盧叔武遷太子詹事右光祿大夫叔武在鄉時有粟千石毎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校然而歲歲常得倍餘（北齊書盧叔武傳）

郭原平以種瓜爲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塘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檝助之已自引船不假旁人若自船已度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爲常南史郭世通傳

嚴世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産子歲饑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老病無所依世期餉之二十年死並殯葬南史嚴世期傳

江泌爲國子助教乘牽車至染烏頭見一老公步行下車載之

躬自步去南史沈泌傳

李元忠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契免責北史李靈傳

王義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新唐書王義方傳

樊澤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淖困不能前有能執易者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褚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新唐書樊澤傳

張萬福爲泗州刺史魏州饑父子相賣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兄子將米百車饟之贖魏人自賣者給資遣之新唐書張萬福傳

宗室宗悌故相王氏子持父所服帶求質錢宗悌惻然曰宰相子亦至是乎歸帶而與之錢宋史漢王元佐傳

沈倫授左僕射致仕卒倫在相位日值歲饑鄉人假粟者皆與之殆至千斛歲餘盡焚其券宋史沈倫傳

岳飛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貰其財者不責償宋史岳飛傳

蕭振進敷文閣學士振居瀕江自父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爲蕭家渡云宋史蕭振傳

趙善應官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饑者宋史趙汝愚傳

王昭素拜國子博士致仕昭素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宋史王昭素傳

胡仲堯州境旱歉仲堯發廩減市直以振饑民又以私財造南津橋宋史胡仲堯傳

陳思道夏日種瓜以待過客宋史陳思道傳

方綱嘗出稻五千斛振貸貧民宋史方綱傳

劉伸以崇義軍節度使致仕適燕薊民饑伸與致仕趙徽韓造日濟以糜粥所活不勝算遼史劉伸傳

時立愛父承謙以財雄鄉里歲饑發倉廩賑貧之假貸者與之折券金史時立愛傳

八剌术仕至帥府鎮撫富而樂施或貸不償則火其券人稱爲長者元史脫烈海牙傳

張信以商賈起家貲雄於鄉歲饑出粟賑貸鄉人賴以全活元史張炤傳

許謙大德中歲大侵謙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邪謙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邪元史許謙傳

同恕拜集賢侍讀學士里人借騾而死償其直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爲元史同恕傳

王薦其鄉旱民艱糴薦盡出儲粟賑之有施福等十一家飢欲死薦聞惻然欲濟之家粟已竭卽以已田易穀百石分給之

福等德其活巳每月朔會佛祠爲祈福元史王薦傳

賈進每歲冬製木綿裘數百襲衣寒者元史孫秀實傳

李子敬嫁不能嫁者五十餘人元史孫秀實傳

魏敬益素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爲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饑者爲糜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聞皆愕眙不敢受彊與之乃受而言諸有司有司以聞于中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

有斯人哉元史魏敬益傳

訓誨

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後漢書陳寔傳

蔡衍以禮讓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怨後漢書蔡衍傳

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顏回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

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生其日林宗在學原愧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露衆人咸謝服焉後漢書郭太傳

王烈以義行稱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後漢書王烈傳

董扶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後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宓董扶及任安所長宓曰董扶褒秋豪之善貶纖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後漢書董扶傳

高鳳隣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後漢書高鳳傳

管寧所居屯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鬭鬩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鬭訟 魏志管寧傳注

楊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審固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奬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 魏志楊俊傳

龐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蜀志龐統傳

祖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納曰未盡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汚盜跖引少則為清廉朝種暮獲善惡未定矣晉書祖逖傳

范蔚關內侯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為辦衣食晉書范平傳

孔奐好學善屬文沛國劉顯以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南史孔靖傳

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袠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為辭南史崔慰祖傳

沈道虔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南史沈道虔傳

李士謙州里有喪事不均至相鬬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為善士北史李孝伯傳

楊發精孝經學常手寫數十篇可教者輒遺之新唐書楊瑒傳

李建客荆州鄉人爭鬬不詣府而詣建平決無頗新唐書李遜傳

石昂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五代史石昂傳

仲簡以貧傭書楊億門下億教以詩賦遂舉進士宋史仲簡傳

呂大防爲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永興軍既舒州團練副使竄大防嘗爲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卹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宋史呂大防傳

王昭素少篤學不仕有至行爲鄉里所稱鄉人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宋史王昭素傳

劉清之知袁州卒初高安李好古以族人有以財爲訟見清之豫章清之爲說訟家人二卦好古惕然遽舍所訟市程氏易以歸卒爲善士 宋史劉清之傳

胡仲堯構學舍于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厨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 宋史胡仲堯傳

胡仲容授大理評事建本縣孔子廟頗爲宏敞 宋史胡仲堯傳

陳昉試奉禮部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 宋史陳兢傳

洪文撫就所居雷湖北剏書舍招來學者 宋史洪文撫傳

戚同文勤勵讀書絕意祿仕將軍趙直厚加禮待爲築室聚徒

同文卒同文子綸大中祥符二年府民曹誠即同文舊居旁造舍百餘區聚書數千卷延生徒講習甚盛詔賜額爲本府書院命綸子奉禮郎舜賓主之署誠府助教委本府幕官提舉之宋史戚同文傳

丁鈞以吏補州縣致仕鄉里有鬬訟者不之官而就鈞質焉金史丁暐仁傳

千奴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商議樞密院事左翼萬戶府達魯花赤提調屯田事致仕給半俸退居濮上築先聖宴居祠堂於歷山之下聚書萬卷延名師教其鄉里子弟出私田百畝以給養之有司以聞賜額歷山書院元史和尚傳

趙良弼舉進士授同僉書樞密院事以疾居懷孟良弼別業在温縣故有地三千畝乃析爲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皆永隸廟學以贍生徒自以出身儒素示不忘本也元史趙良弼傳

報德

盧度世爲中書學生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將加捶楚羆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拷掠至乃火爇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魏書盧元傳

釋嫌

張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

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後良從高帝封留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

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史記留侯世傳

卓茂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時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茂性不好爭如此後漢書卓茂傳

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爲謝之州里服其不校後漢

書劉寬傳

承宮與妻子之蒙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後漢書承宮傳

張霸爲侍中疾卒遺勑諸子曰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已直爲受之後漢書張霸傳

梁鴻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宅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宅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後漢書梁鴻傳

管寧所居屯落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着凉處自爲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慚若犯嚴刑魏志管寧傳注

任嘏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魏志王昶傳注

步騭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爲所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彊也而今舍去欲以爲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

若徵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隲旌惟菜茹
而已旌不能食隲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隲曰何能忍此隲
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吳志步隲傳

鍾離牧少爰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
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
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爲
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
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
山陰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慙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

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吳志鍾離牧傳

裴遐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棊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晉書裴秀傳

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晉書劉伶傳

謝萬嘗與蔡系送客於征虜亭與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拂衣就席神意自若坐定謂系曰卿幾壞我面系曰本不爲卿面計然俱不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晉書謝安傳

王延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晉書王延傳

桑虞嘗行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去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晉書桑虞傳

孫登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旣出便大笑晉書孫登傳

朱沖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慙以犢還沖沖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芻送牛而無恨

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晉書朱沖傳

郭翻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晉書郭翻傳

韓係伯襄陽人鄰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鄰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南史韓係伯傳

劉凝之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償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南史劉凝之傳

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南史沈麟士傳）

庾詵乘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嘿然不言恣其取足（南史庾詵傳）

盧昌衡常行至浚儀所乘馬為人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曰六畜相觸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校皆此類也（北史盧元傳）

李士謙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北史李孝伯傳）

張文詡鄰家築牆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常有

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刀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遣之因爲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北史張文詡傳

唐臨轉黃門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故謂曰陰晴不宜服藥宜卽棄之竟不揚其過舊唐書唐臨傳

朱仁軌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新唐書朱敬則傳

歸登進工部尚書有遺金石不死藥者紿曰已嘗及登服幾死訊之乃未之嘗人皆爲怒而登不爲慍新唐書歸崇敬傳

杜黃裳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

黃裳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終不怒譴新唐書杜黃裳傳

彭思永第進士爲戸部侍郎思永始就舉持數釧爲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衆相爲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釧墜于地衆皆服其量宋史彭思永傳

岳飛世力農父和有耕侵其地割而與之宋史岳飛傳

徐積登進士第積嘗借人書筴經宿還之借者紿言中有金葉積謝而不辨賣衣償之宋史徐積傳

劉永一鄉人負債不肯償立焚其券宋史劉永一傳

薛繼先字曼卿子純孝字方叔有詐爲曼卿書就方叔取物者曼卿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客不知其爲曼卿而以爲方叔也

而與之書曼卿如所取付之 金史薛繼先傳

岳柱授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岳柱度量宏擴有欺之者恬不爲意或問之則曰彼自欺也我何與焉 元史阿魯渾薩理傳

鄧文原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文原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槖中金囑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貿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語人 元史鄧文原傳

蕭𣂏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𣂏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𣂏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 元史蕭𣂏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終